

一个叫庞德的家伙，风风火火地开张了广告公司，西装革履，香车美女，迎来送往，貌似忙得不亦乐乎，实则几个月下去，一个像样的合同也没签下来。倒是女朋友桃子过生日，他没忘记送上九十九朵玫瑰。当合伙人有微词时，他却告诉你，马上一单大生意要来了，公司马上就要接下著名歌星玛多娜的演唱会。一见经纪人简玛丽，大家都觉不靠谱的时候，他却认真地与之会谈。公司倒掉了，他也失踪了。后来才知道是去深圳与简玛丽同居了。被自己的家人和女朋友的家人押回来的时候，摇身一变又成了热带风暴演出公司的法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回来后受聋哑学校门前两个美丽聋哑女孩的手语争吵启发，策划的第一个广告案，就是首届手语辩论大赛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消沉没几天，听说玛利亚·凯莉到香港，眼睛一下又放了光。后来当他听说简玛丽去了美国时，他便想着去美国。他从云南进入越南，从越南进入澳大利亚，却又临时改变主意，跑去了新西兰。结果在新西兰的葡萄庄园里摘葡萄，一摘就是好几年。再回来时，不仅不见半点沧桑与颓废，兜里倒是揣上了一本新西兰护照，成为了一名葡萄酒酒庄的经理。这期间，女人的故事自然就更多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以上庞德的故事不是现实，只是出现在苏童小说《玛多娜生意》中的人物和情节。苏童小说的艺术成就，娴熟的小说手法，我想已用不着我多作评论。我想说的是现实。在现实，仅我周边的人，仅我朋友圈中，这样的男人不能说比比皆是，但也经常能见到。

比如说Z，是他在做电器销售时我们认识的，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品牌，可他就是相信在他手里一定能做

【悠悠我心】

以平和之心游山川，山川处处是风景；以无欲之眼观人生，人生处处是幸福。平和也罢，无欲也好，穷其本质，还是心灵的自由与欢脱。

看风景之人，自身亦是风景。风景就在那儿，只待我们在蓦然回首之时发现它。

永和九年的暮春之初，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不可忘却的日子。于会稽山阴处，一位书法家正乘着逸兴飘然落笔，尽兴之余，留下了震撼千古的《兰亭集序》。右军之书盛名已兴，这一篇又被人冠以“天下第一行书”之称号。然而事后羲之纵使用最灵动的鼠须笔，用最润洁的蚕丝纸，重复多少次也无法再现当时的杰作。书圣也会江郎才尽吗？不是的，原因就是他事后刻意强求最完美的书写而无法恢复当时的兴致。正是以一颗自由平

【人生随想】

最近，一向低调的作家麦家突然火了，他写给儿子的信《致信儿子》被称为2017最美家书。其实，在《致信儿子》之前，麦家还发表过一封《致父信》，读来更让人动容。这是一封儿子写给故去的父亲的信，讲述了一个不懂得给予爱与肯定的父亲，一个生长在残酷管教下极度缺爱的儿子，一段宽容与原谅来得太迟的父子情缘。

少年麦家在父亲的棍棒下长大，12岁那年，因为同学骂父亲是“反革命”、“牛鬼蛇神”，他与同学打架，被打得鼻青脸肿。不明就里的父亲只当麦家又在外面调皮，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地扇了他两个大耳光。

在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日子里，麦家回忆了这段泣血的经历：“父亲，是的，虽然我以前多次打过我，可这一次真把我打伤心了。我心窝里插了一柄刀，怎么也拔不出来！您该知道，就是从那以后，我变了，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，不爱出门，不爱出声……”

【浮世绘】

张世勳



大，于是兴师动众地忙乎了一阵子。一番投入下去，虽说引发出一些声息，但最后总归不了了之。

其后不久，相约见面，才知他已转型，贷款400万元，开发一款高科技耐用磨刀石，要求给他参谋参谋。他那情势，已经拉开架式，全面上阵，而且信心满满，哪里还有多少参谋的余地。我一直搞不清，磨刀石何来的高科技，且不说使用磨刀石的潜在客户本来就有限，你再加上耐用这一条，一个客户即便用你的产品，但几十年

在自由中书写风景

常之心去书写，才有那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的枯湿浓淡啊！刻意去强求所谓的完美，纵是天才也无法成功。

没错，不刻意追求，不强求结果。以平和之心面对，以清透之眼观察，珍果会在不经意间瓜熟蒂落。有多少人为了了一时之名利而汲汲于富贵，可纵使那些名利到手又怎样？还不是任性地挥霍？历史的车轮碾过后，他们什么也没留下。而诸先哲雅人则不同。如梭罗，瓦尔登湖泊的木屋，是他的居所；冰原上的野狐，是他的伴侣；而他那一颗思考人生、审视芸芸众生的心成了他永恒的财富。如吴清源，六朝以来的棋谱，是他的挚友；棋赛前的《道德经》，是他对弈时的必胜武器；而他那一颗痴迷围棋、钻研黑白间玄妙的心成了他毕生的骄傲。如南怀瑾，林清玄，如季羡林，如雪莱……古今中外，无数先

给父亲的信

从此直到35岁，麦家对父亲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要离开他，要用不敬来反叛他、惩罚他。二十多年，父子之间只有冷漠、对立、敌意，甚至，麦家从12岁起就再没有叫过一声“父亲”。直到父亲八十一岁，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生离死别的麦家决定原谅父亲的时候，父亲却因老年痴呆症认不出儿子了。

许多自媒体会在麦家前加上两个字“叛逆”，好像以麦家的追悔而告终的这段父子情是因为麦家年少不更事。然而，我更心疼少年麦家——一个为维护家族荣誉被欺负的孩子，想寻求父亲的庇护却遭到更毒的打，孩子的天都塌了！

那时，如果麦家的父亲哪怕什么安慰的话都不会讲，只是给儿子一个有力的拥抱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相信儿子没有故意惹事儿，可能，就不会有麦家心中长达二十多年的痛和恨，不会有父子二十多年的形同路人。

再来聆听，麦家挨打时，母亲的

不用回头，这市场怎么个开发法，产品又如何去升级？结果生产完第一批，工厂即面临着倒闭，朋友们倒是一人得了一块没多大用处的磨刀石。

再见他的时候，虽然背着一身贷款，却未见他有丝毫压力，他给我描述了开办一家大型出租车公司的宏伟蓝图，他说他正在跟上海大众洽谈，首批进300辆，全是红色的。我那时正待买车，他很哥们儿义气地跟我说，你如果不嫌弃车孬，就先别买，等一等，车到了后，给你一辆就是。Z画完大饼后，鼓捣半天，没了下文。

其后，Z招呼没打，就从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消失了，听说到外地创业去了。几年过去，忽然接到他的电话，说好几 years 了，挺想念的，大家一起坐坐。一见面，满面春风。我问，这几年来到底去哪里发财了？他说，蒙古。我说，在蒙古能做什么买卖？他说，开金矿。我说，我印象中蒙古主要是煤炭，有金矿吗？他一听，好像很有点不屑，说，那可不是。听他话里意思，好像蒙古遍地都是黄金一样。但我相信，他并没发大财。

这几年又见不到他了，偶尔想起他来，我总禁不住在内心揣测，再见他时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，这样我好有个预期。但我想，无论我怎么想，可能都不会在我的预期之内。如果我预料到，他恐怕也就不是他了。这些年，对我来说总觉得生活是那么平淡和乏味，可在他那里，似乎总有着无限的可能。

我这样的朋友还有，而且故事更离奇，实在不便细说。苏童高就高在这里，用一个不长的短篇《玛多娜生意》，给这类男人画了一幅像。

思维发散，善于折腾的症状，或许在每个男人内心都会经常发作。可能区别仅在于，有的人真的去实施，而有的人想想也就过去了。

韩天舒

例。他们的成就是如何获得的？绝不是职场上的尔虞我诈，官场上的溜须拍马，商场上的头破血流所能带来的。他们不刻意，也不强求，只求心如止水，用最踏实的平常心充实自己的每个日夜。而在不经意间，他们早已成长为万人所敬仰的高山。哪怕过去一百年、一万年，人们依旧会记得梭罗、吴清源般的大师，而非当今社会上的诸多小丑。

“齐物而后逍遥，无恃而后自由。”是的，我们不会早就体会“有钱任性”的纸醉金迷，更不会年纪轻轻就成为红地毯上的嘉宾。可当别人在眼红耳热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一颗清明透彻的心摆脱出来呢？

所以我始终相信，在自由中书写风景的我们，将不急不躁地走向人生的制高点。

徐洁

“安慰”是不是很熟悉：“天下哪个孩子没挨过打？”“孩子都是被打大的，就像婴儿都是哭大的。”“爹打你是疼你爱你啊，不想让你被外边人打啊。”

我们常用“父爱如山”来形容父爱的含蓄、深沉甚至严厉。我们在这样沉默的“爱”中长大，再用同样的模式对待我们的孩子，以为孩子自然能从愤怒中剥离出期待，从贬低中剥离出激励，从打击中剥离出爱。真的如此吗？

记得电影《灵异第六感》结尾有个情节：主人公小男孩有见到故去的人的能力，有一天，他替已经去世的外婆转达给妈妈一句话，妈妈曾在外婆的墓前苦苦求索：“我有没有让你感到骄傲？”外婆现在给出的答案是：“每一天。”妈妈泪如雨下。

不想在年老后，被孩子报以冷漠和暴躁，就收起今天的面目狰狞，像个有教养的人一样，柔和地表达我们心中真实的喜欢或者不满，给予我们的孩子更多的信任、爱与肯定。

[大众讲坛预告]

紫禁城：从皇宫到博物院

一部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纪录片，既带火了文物修复师这一群体，又让故宫再一次走进大众的视野。1925年在紫禁城基础上成立的故宫博物院，现拥有可移动文物1807558件(套)，每年有超过1500万观众参观，是世界五大著名博物馆之一。

3月11日，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将做客大众讲坛，为大家介绍故宫博物院近百年的历史变迁。

讲座时间：3月11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：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(二环东路2912号)

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爱上《诗经》

吕卓颖

轻捻泛黄的书角，墨香犹存的方块字跃然入眼，嘴唇翕动，唤醒沉睡已久的词句，听那如歌的语段萦绕耳畔。一本《诗经》，将我带回了两千余年前的先秦时代。

那正是韵律格调还未定型，人们想象最丰富的时代。收获之喜，离别之忧，赏景之悦，相思之苦，都可以成为吟诵的对象。

我漫步于北国路上，听到有人呼着“北风其凉，雨雪其雱”，定睛一看，见两人携手奔逃。我上前询问缘由，劝他们放缓脚步避避风雪，那二人却答：“其虚其邪，既亟且只！”

我疑惑地继续前行，见一官吏叹息道：“王事敦我，政事一埤遗我！”我劝他辞官还乡，他却长叹一声：“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

于是我来到了他古国的都城，听一妙龄少女轻声唱道：“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”原来她那心上人迟迟未现，少女心生忧虑。

我没有扰她，独自走在都城路上，忽然人群一阵骚乱，纷纷给一路马队避让，听旁人说那是国王的新娘，名曰庄姜。我昂首仰望，真正是绝色佳人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……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

我啧啧唏嘘，不经意竟出了城，此时一排大雁于上方飞过，那场景，正是：“鸿雁于飞，肃肃其羽。”我心生好奇，追着这鸿雁而去，路过田间时听到人们喜悦地唱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

正醉心于这样和之景，忽闻战鼓擂动，业风呼啸，加紧脚步冲过去，但见一士卒握着家信，悲伤而坚定地说：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

我大惊：战争要开始了！这握着家书的士兵揩去了眼泪，手持长矛，与其他士兵一起高唱，声音响彻云霄：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！”说话间，万箭齐发，我连忙飞也似地逃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身后再也无战马嘶鸣，刀剑铿锵，我才收了脚步。向过路船夫询问方知，我身处汉水之滨。他见我无所适从，便招呼我上船载我渡江。

我登上竹筏，他一边撑船，一边问我是否想听听他的故事，我欣然答应。

他的神情变得忧伤了。长篙轻轻一拨，小舟飘飘荡开，漾开一层层涟漪。他举目远眺，深情地唱道：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……”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……”

我听得如痴如醉，手中却传来了不适之感，猛然回神，原是书翻到了最后一页。那“船夫江水竹筏渡”的画面瞬间模糊，只剩那“不可方思”的悠长尾音还荡在耳边，久久不绝……